

缺席的在场：网络社会运动的时空逻辑

□ 苏 涛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22(2012)06—0023-4

【内容提要】伴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萌发并兴盛于网络空间的网络社会运动,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运动相比,是否依循了一条不一样的逻辑路线?这背后的生成机制又是哪般?为了寻求对网络社会运动的深入理解,本文从“在场”与“缺席”这两个时空概念入手,通过比较考察网络社会运动不同于传统社会运动的时空关系、以及行动者及其关系,初步揭示了网络社会运动从“缺席”到“在场”、再到“缺席的在场”变化过程中所依循的特殊的时空逻辑。

【关键词】在场 缺席 网络社会运动 时空逻辑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以考察西方社会不断涌现的各种社会运动现象而逐渐兴盛的社会运动研究,更多强调宏观的“社会结构转型”、微观的“社会运动组织形态”和“动员背景”等问题,^①而对于社会运动中的时空因素及其影响并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直到90年代末以后,时空、尤其是“地域”和“空间环境”等因素才受到重视并有逐渐加强之势。^②进入新世纪以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增加了更大的推动力。而伴随着网络时空与现实社会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和融合,卡斯特所谓的“网络社会”^③已清晰显现。由此,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运动也与网络搭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完全转变为“网络社会运动”。^④人们倾向于认为,“时空的分离”(网络交往活动突破时空对人的物理限制)是网络所呈现出的一大技术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时空因素之于网络社会运动,彰显出更加复杂的价值和意义。

在有关“网络社会运动”的研究中,学者们仍然沿用了经典社会学的路径,更多地关注网络运动发生的动因、过程,甚至社会结构的转化作用及对参与者的影响。然而,“网络社会”无论是作为“互联网时代的整个社会”,还是作为一种“基于互联网架构的电脑网络空间”,^⑤抑或是一种“数字化的社会结构、关系和资源整合环境”,^⑥都需要我们对网络时代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在“时空关系”上重新定序。那么,时空逻辑就成了一个可用以分析网络社会运动的一个有力视角。

本文将把对时空关系的思考,从对“在场”与“缺席”概念的反思一直延伸到中国当下社会运动的现实语境,并希望借助一些案例分析,而不至于使这种思考变成一个纯粹的思辨过程。

【作者简介】苏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二、“在场”与“缺席”的概念思辨

“在场”与“缺席”的概念在哲学上以及在其他领域都有着不同的理论语境和具体内涵,而本文着重从网络空间、尤其是传统的社会运动在向网络社会运动转变过程中的时空关系上对其进行考察。从最简洁的意义上来说,“在场”是指社会运动的行为主体在一个特定地域内的活动,这时运动发生的时间、空间是固定的,运动的空间和地点也是紧密联系的;“缺席”则是指社会运动行为主体的活动发生空间与时间是分离的,这不仅意味着整个活动行为远离了行为发出双方面对面的互动情景,而运动的空间和地点也产生了分离。

如果对“在场”与“缺席”的概念理解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还远远不足以对网络时代的社会运动及其发生机制做深入探析。安东尼·吉登斯用“现代性”这个概念来提炼和应对我们所面对的急剧的社会变迁。他认为,发端于17世纪的欧洲、主要作为一种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的现代性,其延续至今的一个主要特性就是社会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地理位置)的紧密关联。由于现代社会在时间和空间上完成了对传统社会的延伸和超越,所以为了理解作为整体的现代性的特质,就必须深入考察现代社会制度对时间和空间的适应,即“在什么条件下时间和空间被组织起来,并连接在场和缺场的?”由此,“时间和空间的分离”作为一个现代性的核心问题或动力机制进入了吉登斯的分析视野。吉登斯给我们的启发是,对“在场”与“缺席”时空概念的考察,必须与现代社会的制度变迁结合起来,从而给予作为时空概念背景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以时空关系上的重新梳理和定位。换句话说,时空概念可以成为对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变迁的一个分析视角。

三、缺席的在场：网络社会运动的发生机制及其关系

梅洛维茨认为电子媒介最根本的不是通过其内容来影

响我们,而是改变我们社会生活的“场景地理”并以此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⑦赵鼎新指出:“空间的赋予性意义”和“社会行动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社会运动研究领域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这是因为,人的分布和居住形式以及他们对某一空间赋予的意义将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⑧时空关系之于传统社会运动的影响可以在两个方面启发我们对网络社会运动的思考:一是网络空间的改变和变化一样可以影响到社会运动;二是由于网络空间是不同于现实空间(时间、地点与事件的直接勾连)的虚拟空间,这样的改变势必是颠覆性的,其背后的作用机制也必然大相迥异。

这里借鉴了郭建斌对“在场”^⑨概念的分析,主要从网络社会运动的时空关系,以及运动中的“行动者及其关系”两个方面来对网络社会运动的发生机制进行考察。这样的分析思路,避免了使分析仅仅停留在技术逻辑的层面,从而在照顾到行动者实践逻辑的同时,对新技术的社会影响进行考察。

(一)在场与缺席:从传统的媒介时空到网络时空

人类的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媒介技术不断演进和超越的历史,而媒介技术在形式上的最大特征即表现为对时间和空间的征服。“在印刷术、照相术、电影,特别是电视发明之前,人类的视觉文化基本上停留在‘现在’,即只能看到正在发生的事件”。^⑩这时候,人们必须进行面对面的“在场交流”,即一方通过身势和语音言说,另一方同时进行信息的接受和反馈——人们的持续交流因此被限制在一定的时空地域之内。书写和印刷的发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时间上的限度,不仅使我们能够学习先人的知识经验,还能使我们将来将知识经验传给后代,这也意味着人类开始超越面对面共同“在场”的时空结构。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印刷媒介时代,空间仍然严重束缚着人类交流。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尽管已经开始脱离的共同在场的局限)还必须依靠交通工具来加以实现。大众传播技术特别是广播、电视、电话等电子通讯技术的发明,真正突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度,从而使人类的信息传递不再受地理的束缚。

“媒介事件”是大众传媒时代超越时空结构的最典型代表。可以完成对一国、数国乃至全世界“征服”的“媒介事件”所提供的一种不在现场的“现场体验”,不仅可能给通过电视媒介收看的观众带来比在现场的人更全面和真切观瞻,而且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对“历史的现场直播”,使人类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参与模式。所以,戴扬和伊莱休所谓的“媒介事件”,是传统媒体所重构的时空关系的集中体现:它一方面突破了空间限制,使观众直接参与到事件的进程当中;另一方面也打破时间的限度,让受众以改变日常的生活规律为代价,投入到“表演”的收看当中。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可以称得上“人类传播活动与视觉文化中的一次伟大变革”,^⑪“媒介事件”的发生并不是频繁的,更多的是作为一种“仪式”或“文化表演”,它需要动用大量资源进行提前策划、宣传及对大众的“邀请”。与之相伴的则是对人们正常活动与社会秩序干扰和对传播资源的极大占用。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传统媒体对时空的突破是暂时性的,对时空关系的营造能力也是有限的。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不仅突破了社会生活的物理限制,而且对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传统时空——物理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进行了重新结构,进而营

造了一个全新的网络时空。传统意义的社会运动需要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作为载体,并由此体现为“空间的赋予性意义”。而以网络为载体的网络社会运动,则是借助“时空分延”^⑫机制形成的网络空间来实现。具体来说,“时空分延”机制可以细分为相互联系的两类:时空分离和时空伸延。所谓时空分离,即(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运动相比)身体的物理在场和时间限制不再成为运动成立必要的条件,网络社会运动由此完成了对时空障碍的突破和消除。

与时空分离紧密相连的则是时空伸延,伴随着时空伸延的是全球化的过程。过去人们所生活的特定时空——从属于某个国家、某个地域,被互联网连接成了一体,成为一个包罗了虚拟和现实、过去和未来的网络时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地域所发生的事件或运动,一旦连接到网络上,就可能被轻易地放大为一个全球性事件。在这里,网络时空不仅使人类世界的一部分变成了虚拟环境,而且也使社会的发展和运动与虚拟的时空重叠在一起,二者的相互渗入使得网络时空成为一种具有巨大实际影响的社会实存。网络时空对社会所带来的变化已超越了单纯的媒体技术层面,不仅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正在催生一种新的、现实社会与虚拟世界的相互嵌入的社会互动空间。

(二)缺席的在场:网络社会运动的行动者及其关系

1. 什么缺席?什么在场?

网络社会运动中的在场与缺席首先是指的行动者的身体的物理缺席,这是网络社会运动的第一个作用机制。在传统的大众传播时代,受众对媒介事件的全球参与更多的是一种被动的参与,他们没有对“重大事件”的掌控能力。所以,大众传播时代的受众缺席,可称得上是一种完全的身体缺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网络的时空分离特性使得网络行动者在身体缺席的同时,又把某种作为人的属性重新投入到网络中,由此而形成了与传统大众媒体时代完全不同的身体缺席机制。这种新的缺席机制,使网络中的普罗大众变成了有力的“行动者”,而不仅仅是被动的“参与者”。

第二个缺席是网络社会运动参与者(现实)社会身份的缺席。网络时空的身份缺席并不是说人的社会身份完全不会被带到网络中,从而影响网络行为,实际上,这种身份往往会被作为一种资本部分甚至全部带到网络中。在微博上拥有大量粉丝和话语权的账号大都是经过认证的明星、媒体名人、著名学者,这种现象所反映的就是社会身份对网络时空的投射或影响。但是,在网络时空中,身体的物理缺席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们社会身份的隐匿,由此而带来的效果是对社会身份规约作用的逃离。仍然以微博为例,尽管主要话语权仍然掌握在拥有强大社会资本的“名人”手中,但与传统媒体相比,这种新媒体形式所造就的网络时空,以极低的社会身份准入门槛,把千千万万个草根网民收拢其中。也正是在这个网络时空里,网民作为整体所发挥的社会影响力正在显现,并有超过传统主流媒体的趋势。由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发布了《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2012)》显示,微博已成为2011年舆情事件的第一大信息源,占比20%以上。“在可预见的将来,微博或将直接改变中国社会生态和政治语境,让强势一方做事时不得不考虑民众的反应,微博所推动的是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态平衡。”^⑬

如果网络时空里只有缺席,没有在场,尤其是在身体缺

席的情况下,当下的网络“奇观”就不可能形成。那么,从“行动者”的视角来看,又有什么在场呢?虽然行动者的社会身份、尤其身体在某种程度上缺席了,但是,行动者的社会身份和身体又通过对自身表征的多媒体符号化实现了对网络时空的在场,这即是网络社会运动的第三种机制——行动者的“符号性在场”。网络时空里流动的并不只是单纯的、无意义的比特信息,更为重要的是附着在其上的意义和意义背后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要理解这一点,最形象的例子莫过于人们通过即时通讯工具(比如QQ、Skype等)的视频聊天了。这时,虽然身体缺席了,但身体的具象、音容笑貌却以符号化的形式实现了在场。即便人们不使用视频,而是使用文字聊天,人们也是以一种抽象的符号形式实现了在场。

网络抗议、网络签名、网络救助、网络揭黑、网络打假,甚至包括“人肉搜索”、网络“恶搞”等等,仅从形式上来看,与传统社会运动相比,网络社会运动似乎更加活跃和繁荣。这些繁荣的网络现象意味着,网络行动者必然是以某种形式参与或投入到网络社会运动中去的,也就是说,其作为人的某种属性必然要在身体缺席的情况下分离出来,嵌入到网络时空中去。“身体不仅是生理性存在,而且还是精神性的、文化性的、社会性的存在,是人存在于世界的实体表征,身体总是社会身体。”^④无论是网络中漫天飞舞的符号,还是蕴藏其中的社会情绪,其所展示的都是人的主体性在场,都是作为社会人在网络时空中对自我的张扬。网络中的互动仍然是人与人的互动,体现了社会关系在网络时空中的再脉络化。尽管网络中的人的主体性和互动是被符号所表征的,但行动者的主体性(依然)在场,这也是网络社会运动的第四个作用机制。

2. 缺席的在场:作为一种网络社会运动状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晰感受到的是,无论是缺席还是在场,网络社会运动的生成机制始终伴随着一个作为社会人对网络的嵌入与抽离的过程。嵌入即作为人的感情、思想、理念、利益诉求,甚至社会关系、社会身份被嵌入到网络社会中,从而完成了个人在网络空间延伸和重塑,抽离即人们在嵌入网络之时,并不是把作为社会人的全部属性都投射到网络中,而是有所保留和选择地把某些属性投射到网络中,同时把另外一些属性抽离出来。嵌入和抽离的过程一方面同网络时空的在场与缺席机制相互形塑,另一方面也呈现出网络社会运动的特殊状态。因为存在着在场与缺席的机制,也因为存在着行动者嵌入和抽离的过程,所以,网络社会运动中的行动者既非缺席,又非在场部分而不是全部、临时而不是永久投入到网络时空。

传统的社会运动存在着两种极端状态,即沉寂不动和激烈反抗(即革命)。无论在什么时代,这两种极端都是一种非常态,而在这两种非常态之间的是无论在时间和数量上都大量存在的常态——即“日常抵抗”形式。与传统社会运动相比,网络社会运动不存在“沉寂不动”,似乎也很难称得上有“激烈的反抗”,而更多的呈现为一种此起彼伏、绵延不绝的运动流——即我们本文所描绘的“缺席的在场”。

在中国的社会语境下,“缺席的在场”不仅契合社会运动的逻辑,也有着明显的现实表现。尽管网络社会运动更多停留在网络话语的层面上而无法走向线下,但作为潜在的政治参与渠道和公共空间,互联网对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的渗入,以及由此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四、网络社会运动的实践考察:时空逻辑的视角

赛博空间——这个由互联网技术所营造的虚拟环境,在无可争辩地成为人类世界一部分的同时,也使社会的发展、运动与虚拟的时空重叠在一起。那么,互联网的出现,是否已经永久性的改变社会运动所依循的传统逻辑?任何过早或者过于武断的判断,都会使我们陷入新技术的迷思。为了超越技术的迷思阶段,我们需要对网络社会运动给予更多的客观观察和理性反思。在现象考察的基础上进一步追问:网络社会运动的时空变化,尤其是前文所揭示的“缺席的在场”的时空机制,给网络社会运动乃至整个社会发展带来或者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是本文需要回答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

(一) 数字“公共领域”?

开放的互联网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一种新的传播形态的出现,更体现为一种新的网络空间或社会互动空间的生成。开放就意味着公共性,所以,这个网络空间在理论上也是一个可以自由进出、自由参与的公共空间。开放的网络再加上“缺席的在场”机制赋予了人们参与社会运动便捷的渠道,也的确促使人们迸发出空前的参与热情。正是由于人们对网络社会运动的创造性参与,各种网络空间形态,如BBS、网络社区、邮件组、新闻跟帖、社交网站、博客、播客、微博等等网络空间平台异常活跃,成千上万的人们流连于其中,或表达或抗争,形成了一个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的公共空间。

网络时空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网络社会运动的风起云涌,使人们寄希望于网络时空能够充当起公共领域的角色,促进社会民主政治进程。网络公共空间能否发育成为一个理想的数字“公共领域”?对此,存在着诸多质疑。网络的乌托邦色彩、非理性文化、信息不平衡、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等等都为质疑者留下了口实。另外,至少在现阶段,除了占据技术性因素的高地以外,社会体制的制约、商业资本渗透与权力的宰制,都似乎成为构建理想公共领域过程中难以逾越的鸿沟。网络无疑是一个公共空间,但同时它也是一个私人的领域,因此基于不同的观察视角,必定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另外,对网络空间观察,也需要以传统大众媒体作为参照系,并从长远来观察其作用效果。从这些思路出发,笔者认为,新兴的网络时空作为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在公共讨论、利益表达、社会互动等方面发挥着传统媒体不可比拟的作用,通过互联网来监督权力、表达利益、传播思想已成为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和诉求。赛博空间及其时空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中国互联网及其运动的兴盛。

(二) 去地方化和再地方化:网络的组织动员力量

曼纽尔·卡斯特认为互联网塑造的“新沟通系统彻底转变了人类生活的基本向度:空间与时间。地域性解体脱离了文化、历史、地理的意义,并重新整合进功能性的网络或意象拼贴之中,导致流动空间取代了地方空间。”^⑤人类生活的这种从地方空间向流动空间的转变过程,正是建立在网络“缺席的在场”的时空机制之上。而“缺席的在场”之于社会的——正如卡斯特所言,是一个“地域性解体”和“重新整合”的同时并进的过程。这一过程也使得网络的组织动员能

力大为提升,即同时具有了“去地方化”和“再地方化”的时空组织能力。所谓“去地方化”,即网络社会运动对传统地域的突破;而“再地方化”则是网络时空之于地域性社区重组和自组织的作用。

网络社会运动对地域性的突破,并不仅仅意味着较之于传统社会运动,网络社会运动更不易受地理空间的阻碍。在更大的意义上,这种突破带来的是一种跨时空的组织能力,即通过对地域的突破达到去地方化的效果。

2008年春天是中国的“多事之秋”,部分西方媒体对西藏事件歪曲报道,奥运火炬传递在伦敦、巴黎以及旧金山无礼受阻, CNN主持人卡弗蒂恶意攻击中国人民……这使国民尤其是年轻人的情绪受到了强烈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 MSN的“红心运动”开始发起,并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广大网民的积极回应。2008年4月16日起,一颗红色爱心加上“China”签名档格式开始在MSN流行,“MSN名字前面请加(L)China,支持2008北京奥运会”,“MSN名字前面请加(L)China,让全世界看到华人的团结”……类似这样的消息通过MSN圈子迅速蔓延,据《潇湘晨报》报道,截止4月20日,已有700万的MSN用户挂上这种“红心”签名,这场规模广大的签名行动也被媒体称为“红心运动”。^⑩

“红心运动”这样的案例所展示给我们的,正是网络的组织动员力量。而大多网络社会运动并没有一个位于中心的组织者和发动者,其信息的传播更不会局限在某些物理地域。这些都大大增强了其动员和组织的隐蔽性,从而降低被监控的可能性。另外,在web2.0时代,丰富而多样的传播形态所蕴含的传播范围和传播能量也是传统社会运动所无法比拟的。“红心运动”的传播载体主要是作为人际传播工具的即时通讯——MSN。每一个个体的人际网络看似微小,而且存在于这些人际网络中更多的是一种弱关系连接,“但是在特定的条件下,这些弱关系链条会被激活。通过一对一的关系链条的‘接力’,这个巨大的社区中所有成员的共同意识或行为仍然有可能被唤起,或者表现出很强的群体效应,也能产生大众传播的效果。”而且,这种“扩散的基础是每一个一对一的互动链条,由于这个链条上连接的是熟人,因此在情绪与意见的传递方面会更有效”。^⑪

“无论是‘网络社区’观念还是虚拟社区,它们一方面确实超越和克服了地域的限制,在大范围组织社会网络,但另一方面从逻辑上不排除在地方上的社会网络的建构和社会行动的组织。也就是发挥一种‘再地方化’的时空重组效应。”^⑫在中国,由于社会中层组织的生存空间有限,很难肩负起社会动员的作用。于是,有着很多共同利益诉求并在空间分布上较为集中的居民小区(尤其是一些商品房住宅小区)就成为“再地方化”重组的最典型代表。

谢静通过对上海一些居民小区的社区网络论坛研究后发现,这些论坛上不仅提供大量与社区有关的实用信息,还经常就社区居民利益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她因而认为,与许多建立于网络基础上的虚拟社区不同(由于脱离了地域的限制而成为抽离日常生活的媒体),以地域为基础的社区网络论坛一方面为脱离具体地点的交往互动提供了条件,又为居民的社区参与提供了新的参与方式和便利途径,形成新的社区认同;另一方面,“由于拥有具体的地域指向,社区网络论坛又可以通过与现实社区的互动而将自己嵌入

居民的日常生活,从而成为社区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⑬由此可见,在网络社区与现实社区的双向嵌入过程,不仅实现了虚拟交往和现实交往相互促进,还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社会动员机制。

五、小结

本文从“在场”与“缺席”这两个时空概念入手,通过比较考察网络社会运动不同于传统社会运动的时空关系、以及行动者及其关系,初步揭示了网络社会运动从“缺席”到“在场”,再到“缺席的在场”过程中所依循的特殊的时空逻辑。

当然必须承认的是,本研究至少在三个方面存在着不足:一是在更多地突出了空间概念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缺失了对时间的维度分析;二是缺少对大众传媒与网络的交叉影响的考察;三是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宏观的社会结构背景。不过,这些缺憾也为今后研究留出了新的研究方向,可以成为进一步加深对网络社会运动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的认识的着力点。■

参考文献与注释:

- ①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现状与范式》,《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 ②⑧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57-260页、第247页。
- ③卡斯特的“网络社会”概念不仅突出了信息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更着重指涉由信息技术所引发的社会结构形态的变迁。
- ④在不同的语境下,这一概念分别被研究者用“网络公民运动”、“新媒体事件”或“网络群体事件”等词语加以表述。在本文中,笔者认同杨国斌的观点:即网络公民社会首先是公民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次,网络公民社会并不包括所有的网络上的社会形态和行为(如发送电子邮件等私人领域的活动和网络上的犯罪和恐怖组织活动),而主要是指在互联网上开展公民行动的个人和群体,以及这些公民个体群体或组织,为维护或争取公民权利和利益而展开的公民行动。
- ⑤王晓霞:《现实与虚拟社会人际关系的文化探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9页。
- ⑥戚攻:《网络社会的本质:一种数字化社会关系结构》,《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 ⑦梅洛维茨著,肖志军译:《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页。
- ⑨郭建斌:《在场:民族志视角下的电视观看活动——独乡田野资料的再阐释》,《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年第6期。
- ⑩⑪闵惠泉,《我们都在见证历史——《媒介事件》中译本序》,《现代传播》2000年第1期。
- ⑫“时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ng)原本现代性论域下的一个概念,本文对该概念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抽离了其原来理论语境,而更多地在语义层面对其加以阐述。
- ⑬参见凤凰网报道: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04/14/13880491_0.shtml。
- ⑭金萍华、芮必峰:《身体在场:网络交往研究的新视角》,《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5期。
- ⑮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等译:《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65页。
- ⑯⑰彭兰:《网络传播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7-158页、第158-159页。
- ⑱郑中玉:《沟通媒介与社会发展:时空分离的双向纬度——以互联网的再地方化效应为例》,《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 ⑲谢静:《虚拟与现实:网络社区与城市社区的互动》,《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年第12期。